



抬头看天

魏振强

说到文学，我们可以追溯的最久远记忆，无疑是那首著名的《悯农》诗。一代代学童跟着老师咿咿呀呀、囫圇吞枣，待稍稍有了生活的底子，有了些微真切的人生感受，他们才会领悟前人深切的慈悲，内心生出更多的感恩——对土地的感恩，对他人汗水的感恩，对一粒种子的感恩。

慈悲和感恩是文学永恒的主题，它们隐藏在一行行文字中间，如同种子埋于土地。当我们开始捕捉、发现这些种子的时候，内心里也就有了这样的种子，它们会生出敏感、正直、勇敢，生出对世界的忧伤和喜悦，这一切都会帮助灵魂飞升，帮助我们在历经磨难、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，依然不失信心，不失勇气，不失悲悯和宽容之心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文学可能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邂逅的一盏灯，可亲，温暖，具有恒远的力量。

今天我们选择“文学”作为话题，不仅是为了向那些给予我们心智启蒙的文学作品及其创造者们致敬，也是想借此机会提醒自己：如今的我们离曾经滋养自己的文学是更远还是更近？那些曾在心灵深处结下的种子是否因为时光的流逝，消失于无形？我们曾经的种种梦想是否也像这些种子一样，散落风中？

梦想，无疑会让每一个生命通体透亮。一个个梦想，让一段段人生更为壮丽、绚烂。

“低头走路，抬头看天”。低头，是为了看清每一条道路的纹理，看清沟沟坎坎，让自己走得更稳；抬头，则会看到天空，看到日月星辰，看得更高更远更阔大的世界。

与文学相伴

洪放

一回首，离一九八五年那个夏天，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与文学真正的相伴，也已经三十五年了。三十五年前的夏天，我在工作的区委办公室里看报纸，突然看见一则《鸭绿江》文学月刊的国庆征文启事。不知怎么的，心底竟悄悄地萌动了想写诗、投稿的念头。当天晚上，在公文纸上，我一气呵成了一首四十余行的诗歌《共和国的年轮》。也没修改，第二天便糊里糊涂地寄出去了。

寄出去后，我刚刚萌生的文学热情，突然又消失了。那个夏天，几乎也没再想这事。但是，到了十月，有一天，邮递员送来一只长而厚的信封。凭着感觉，我觉得那应该是好事。果然就是。十月写的《鸭绿江》发表了这首诗。那时候，激动才真正涌来。我没想到：一个人能如此懵懂地就走上了文学之路。甚至，站在宿舍的窗下，看着窗外的白云，我感到自己竟与以往大不相同了——我也是个写作的人了，而且是个发表了作品的人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是个文学的时代。发表了第一首诗之后，我们很快就有了文学社，聚会，激扬文字，不断地写，不断地投稿。接着是不断地退稿。当然，也偶尔有所收获。到一九八七年，从大西北回来，我开始对文学有了很内心的认识。我个人长期以为：从那以后，我算是真正地与文学结伴了。

结伴了文学，有苦有乐。苦的是如何写出好作品，看见别人的作品那么优秀，便着急；乐的是，文学带来了朋友，稿费，和一系列的影响。而且，文学开始悄然地改变着我人生的走向。

一九八八年，我获得了“全国青年与和平征文”的第一名，虽然没去参加领奖，但那个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由国家领导人颁奖的高规格活动，引起了地方上的注意。《安庆日报》在头版发表了我获奖的消息。不久，天上差一点掉下馅饼——传说我有机会破格转干。当然，后来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，我是通过五大毕业生考试而转干的。不过，在那个时代，确实有很多的文学青年，通过发表作品解决了实际问题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，已经成了很有成就的作家。

文学直接改变我，是在新世纪以后。那时，我已经在各种岗位上奋斗了三十年。而且这些岗位，要么是农业，要么是创建，与文学都相距甚远。但工作之余，我的文学创作一直没停。二〇〇七年开始，我创作了一系列的政经小说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。后来，我所在市的领导找到我，说那就调整下工作吧，到文联去，既有利于个人创作，又能带动全市文艺创作。我说：我热爱文学，但不热爱文联。我怕到文联后，会陷入文艺界的嘈杂与内耗。但是，个人服从组织。只是我没想到：从此便与文联工作分不开了。

人到中年，生活在桐城这个小城，相对稳定，且平静。但是，文学又一次要来改变我了。这一次改变得厉害，甚至让很多人不解。我选择了离开小城，到省城工作。而且，还是到了同样冷门的文联。一些师长听说我要调走，感到不解。而我，也不想过多解释。我无法跟他们说：在我心里，文学梦一直是最崇高的梦。我的一生，终将为了这个梦而奔波。很快，在一片议论声中，我开始了新的文学生活。

文学的回馈在中年之后，可能越发的明显。因为文学，我学会了平静；因为文学，我懂得了宽容；因为文学，我理解了许多别人不能理解的社会现实；因为文学，我常常看到的是社会的美与善。在文学之中，我写我心。我写我思。我写我乐。我写我的注定不会灿烂但还是必须奋斗的文学人生。

来省城后，看起来，离文学近了。但是，内心里对文学的惶恐，却与日俱增。对写不出好作品的焦虑，对文学终极意义的求索，对文学与人生的价值的认知……文学梦越发的变得严峻、忧伤，甚至痛苦。越是在这样的时刻，越让我回想起三十五年前，我的文学梦所萌发的第一片幼芽。回想起来，它还是那么的鲜嫩，清晰，充满活力，美好，与天真。而这，或许正是我这一生与文学相伴，所应遵循的初心吧！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现居合肥。中国作协会员，省作协副主席，合肥市作协主席。

版式：薛文

